

增訂

重校

茶餘客話

掃葉山房
印行

茶餘客話卷七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通政司無司屬

部院卿寺皆有司屬。惟通政無之。考明制。原以六科隸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相表裡也。後省垣積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即文移往還。亦不循舊規。無復知有舊制。雍正時。令六科隸都察院。以示鈐束。較明之初制為善。登聞鼓院在西長安門外街東。舊設滿漢科道各一員掌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大小九卿說各不同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六部都通大為大九卿。至今皆然。至小九卿。先以太常京尹光祿太僕詹事國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為小九卿。或云詹事春坊為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大廷。當以尚寶鴻臚欽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司傳宣。非同漢晉大鴻臚。欽天僅掌占候。亦非秦漢太史令。祇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自萬曆後。則以太常詹事京尹光祿太僕鴻臚國子翰林尚寶為小九卿。究不知始于何時。贊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增訂 卷八
官名從古稱之謬誤

督撫加尚書侍郎銜稱中丞固謬。即憲職亦無是稱。于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多從古稱。大司徒大司馬皆周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臺長無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于錦衣掌印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雖名卿通儒亦復隨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為大農大馬大冠大空。刪去司字。誰為作俑。波靡相從。不值一辨矣。

紫禁城騎馬之制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騎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准騎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總管衙門前下馬。

吳梅村茸城行

馬進寶為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名流。有諸生歲暮窘迫。獻馬春聯云。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大喜。贈之于金。在江

南橫征暴虐。窮極奢華。吳梅村賦茸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豪雄炙手薰。羊侃後房歌按隊。陳希賓客劍成羣。又千箱布帛運輅車。百貨魚鹽充邸閣。將軍一一數高貲。下令牢搜徧墟落。非為仇家告併兼。即稱盜賊通囊橐。未幾伏法。

范忠貞遇害

范忠貞公遇害。一時同死者。自幕友至隸卒。共五十三人。有部曲張福建者。聞變。手雙刃大呼奪門當之者立斃。力竭被執。又奉宣許鼎者。自公被執日。即陰左右之。公書片紙隻字。悉收藏。及被殺。耿逆焚公屍于山野。許鼎預往潛匿。心誌其處。至夜行亂石中。取其燼體于家。明年負骸骨走萬里。至京師。事聞。上遣內大臣佟國維侍衛二十人。奠酒臨喪。十九年耿精忠赴市朝日。公子時崇手刃寸磔其肉。攫其心以祭公墓。此較王弇州兄弟贖得嚴世蕃一體熟而薦父對食咬盡者。更快人心。

徐俟齋之高蹈

徐俟齋與宣城沈壽名。嘉興巢鳴盛。為海內三遺民。川湖制軍蔡毓榮。慕俟齋

增訂本館叢書
名。具書致名樂託幕下友馮羽道意侯齋堅不受遺書馮生善為辭焉。湯文正撫吳時屏騶從兩詣山中卒不得見歎息而回毓榮漕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李琳枝之風厲

王漁洋謂諫官稱楊以齋魏環極御史稱李琳枝銓曹稱王伯勉總督稱李鄴園巡撫稱湯潛庵張孝先按以齋環極潛庵孝先及武定蔚川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皆杖斃之紫稼即龔之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者也李素豪于飲家有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璐按琳枝名森先書陝西道鐵面冰心匾尚存

林茂之之清貧

林茂之窮老金陵冬夜詩云老來貧困寔堪嗟寒氣偏歸我一家無被夜眠牽破絮渾如孤鶴入蘆花夏日又無帷帳或遺之則以易米施愚山曰夏無帷病于寒無糧君能守之當為作計處士笑曰當守之以虎客皆絕倒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書絕句云北窗高卧豈知貧料理偏愁白髮人紵帳親題林處士

草堂長伴百年身。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問知為林處士物。即謂之墨守可也。時茂之年八十三。老健如五六十許人。

宋文恪善擇壻

宋文恪公善擇壻。為王藻儒拔大學士。顧懿樸藻工侍。顧雨若用霖西充令。陳廣陵元龍大學士。李丹壑亭青編修。

汪堯峯性情下急

汪堯峰詩文爾雅。然性下急。不容人過。議論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詩文小得失。必面折之。與王阮亭以詩相戲。後遂成隙。與宋荔裳議論不合。輒自詫曰。吾乃與此人同名。

文人習氣

李天生為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容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為關西夫子。與顧寧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怒。始而啗喝。繼加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懷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齊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

飲鐵溝園論文不合。嫚罵不已。卽拔壁上劍逐之。丁急出上馬逸去。卽追不及。乃返。東人傳為佳話。

陳午亭作六公贊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公嘗作六公贊序。略曰。吾鄉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衛文清。周祚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允謙。尉州魏敏果象樞。永寧于清。端成龍陽城。故巡撫張璠。高平故布政使畢振姬。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辱從之遊。于是作六公贊云。

名人臨終吟詩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脚。至義眉山伏虎庵。留一偈云。脩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多溷孽塵。早向鑊湯來避俗。還愁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世世祝能仁。宣城節楚晚薦馨。及第後數月。夢之天上。觀競渡而歸。見車騎迎至東嶽廟。吏白設此以待。公驚寤。賦絕句云。年年消渴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藥來。隱隱龍舟聞競渡。香風天上五更迴。至五日逝。身後帷幕不周。杜寶抵宋長洲兩相國。經紀其喪以歸。

汪季用臨終亦口吟絕句。惡夢虛名久未閑。孤雲倦鳥乍還山。半生心事無多事。只在儒臣法吏間。陳其年疾篤時亦吟詠山鳥山花是故人之句。近任蓋思編修抱病時。里中扶鸞者自稱我眉山老人。問何以來此。則書約任端書回山未幾。蓋思臨終索筆題詩云。石前流水杳然去。門外桃花幾度開。放眼我眉山下路。不知歸去是歸來。旋卒。

魏敏果能薦賢

魏敏果擢總憲。首疏申明憲綱。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雷虎班迪達哈塔胡密畢振姬蕭惟豫高珩宋文運張沐陸隴其皆擢用。

重師誼

白仲調為王東皋伯勉門人。官于京師。聞東皋訃音。既為位以哭。後于慈仁寺受唁。一時稱之。

王相國假歸後逸事

王太倉相公假歸。入山養病。戒僕人勿言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人勿疑也。鄉人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悚。

然曰彼言是也。公喜菊，多蓄名種，杜醒陶造之，猝見白剪絨，不覺身入花間，忘與主人交禮。公曰：君興故不減我，乃贈與之。公夏六月科跣，據地手捉菊蟲，隣叟不知，意花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蹴之。公曰：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公有古瓷直不貲，一日李安溪索觀，命奴捧之，厯階而上，失足傾跌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服其雅量。

湯文正撫吳政績

湯文正斌撫吳時，有司報湖蕩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訐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偽劄，迫主遠遁，欲據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以脅其主乎？追劄燬之，斃奴杖下。常州守祖進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靴欲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人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惜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宗孫夏峯先生，自言為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寧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惜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書，數

種皆失本來面目

張文端恩遇

張文端公英。于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並賜祭本籍。命撫臣徐文穆本行禮。相國文和公少宗伯。約齋廷路。皆乞假回里。舉行祀事。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沿途文武官護送。賜書籍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舩載送其家。又賜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團古玩雜佩之屬。先期一日。上賜王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賚酒肴果餌。至寓酌金杯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俎豆。師模如在忠忱垂奕葉箕裘。

魚塞漏舟

陸稼書曾祖溥。為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行裏三魚塞其罅。人稱為盛德之佑。溥子東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稼書文集稱三魚堂。袁少司農憂歸卽里之日。舟中篋笥沾濕。見船底有巨隙。一大魚橫塞之。水不得進。二事絕相類。

高層雲奏免議政大臣跪見親王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向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老踣地。吏科給事高層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況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潘次耕之學行

潘次耕。耒幼時與人賭記。取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侯齋沒。無尺寸之產。舉孀婦孤孫。以托次耕恤之。終其身。

朱竹垞書慰譚左羽

譚左羽瑄。授徒于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熟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若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猫。肉餵犬。于兄何損。

李湘北薦賢

李湘北為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堯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蔣文肅父子恩遇

康熙癸未五月。賜少宗伯孫岳頒水晶眼鏡。虞山蔣文肅時以庶吉士侍直內廷。奏臣母曹年老眼昏。上亦賜之。當時以為殊榮。蓋其莫法尚未傳世也。文肅官庶常。即賜第西華門。蚕池之西。御題匾曰揖翠堂。雍正戊申三月大拜。紫禁城騎馬。已酉七月。賜新第于德勝門內東南。子文恪公賜舉人。丁未冬。賜大臣福字。上以公母曹太夫人服未闋。特書金箋福字以賜。尤為異數。壬子。賜人參十二觔。七月十五日卒。年六十四。公子文恪公聘陳乾齋相國之女。定于庚戌冬完婚。而杜夫人逝。文恪居憂。四月公病。以中饋無主。且欲得冢婦侍養。堅請陳相國將迎婦。素服異居。繼遭大故。禮無明文。與陳相國議所服。當時禮臣議者引禮經娶婦在途聞訃。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之文。遂持三年服焉。

李安溪密謀平臺灣

李安溪光地字晉卿官編修省親歸值耿逆據福州鄭經犯泉漳乃密草平閩機宜裹蠟為丸謀諸季父日煜偕僕夏澤佯為江湖術者給出疾走京師投閣學富鴻基入奏聖祖手削蠟出疏諭康親王軍中保護其家十六年同安蔡寅偽稱故明裔裹白巾號白頭賊眾萬餘圍安溪乃簡鄉里健兒三四百人賊乘高欲下使弟光垓率百餘人扼于要險卒不得逞傳檄諸鄉絕其資糧立時潰散十七年鄭經圍泉州屬邑皆不守公遣人從間道走福州請師以鄉兵迎導寧海將軍喇達自漳州入安溪巡撫吳興祚自福州入永春同時而至賊敗走事聞召入奏鄭經死子幼人思內附狀薦施琅可任遂平臺灣

方靈臯兩朝聖恩記

方靈臯苞初為逆黨隸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召試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命為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罪皆斬獄詞具于辛卯冬五上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隸于漢軍靈臯作兩朝聖恩記以志殊恩

朱文端知政體

高安朱文端公軾字若瞻。生而宏聲廣顙。雙顴插鬚。大口長目。步濶二尺。二十三歲入學。二十九中鄉試。主司宋大業一見曰。河目海口。惟吾先公。今復見子。宋為文恪子也。文端撫浙。下車以清吏治正風俗。二事為急務。曰。察吏莫先於獎廉懲貪。厚俗莫要于去奢崇儉。丙辰賜第于地安門外。遺摺云。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莫過於理財用人。近惟鹽課一事。經臣條奏。尚未議行。伏思國計民生。均應籌畫。臣查額徵所儲一切經費。寬然有餘。倘日後有言利之臣。伏祈乾斷。永絕言。至用人尤關緊要。邪正公私。心迹各判。幾微之間。最易混淆。惟審擇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臣垂死之言也。文端生于康熙四年。卒於乾隆元年九月十八日。年七十二。

臨終吟詩

張詰士宏俊。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乙未成進士。執業于李文貞。官漂水廣文時。浙江聘入鄉試同考。本房得陳文簡元龍為世名臣。臨終不亂口吟一詩而逝。

茶餘客話卷八

山陽阮葵生吾山著

相士之謬

莊殿撰培因偕某上舍自表文達齋飲歸同詣于佛寺訪江西一相士上舍即與莊易帽同車行是時業有人報知相士矣及至廟殿撰謂易帽恐涉輕薄仍各冠進相士遂言上舍為狀元歷巡撫尚書而詆本淳貧賤不列於仕籍即日聲名大損

學圃聽歌詩

許念中黃門志進精于顧曲有家樂一部填詞口授後至吳門寓顧秋山學圃日徵歌為雅集顧亦精于音律眾推周郎黃門和李玉洲學圃聽歌六絕句其自序云七月既望秋山有學圃之招同飲者為徐殿撰端揆顧編修俠君呂孝廉開藩金上舍會符顧上舍嗣宗李明府質庵李茂才寔君張上舍堅孟及主人令子枝百研江兩茂才座上徧召善歌者皆一時名流秋山執板發聲則孤韻獨流眾喧皆寂李寔君即席賦六絕句余和韻志別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

人聲寂為秦青。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嚼徵含商辨一毛。紛紛蟬
鳥失啾嘈。停杯韻與秋颺發。天水澄鮮海月高。白髮龜年結伴來。梨園法曲譜
傾杯。何人即席題佳句。消得風流鐵笛才。曾記花前門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
雪兒化去花奴死。艷說金荃寫麗詞。觴筴淋漓樂曲和。豪吟興為感秋多。堂開
秀野間花木。頭白尊前復此過。醉誦新篇廢夜眠。載將風雅入歸船。歡場老輩
難分手。悵望秋山浦樹烟。

小的

政府小史効奔走之役。呼曰小公。按晉公談錄云。皇城使劉承規在太祖朝為
黃門小底。蓋即小公類。今奴隸自稱則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
直執衣者。皆中男為之。

衙門外之攬眾

今衙門列木于衢。俗名攬眾。即古之陛楯也。唐詩郎君官貴施行馬。三餘贊筆
稱為鹿角。謂鹿性警。羣居則環其角。圓圍如陣以防。故軍中塞柵外。向亦名鹿
角。清文曰蝦節。